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象山語錄卷三四

給事中臣查善長覆勘

武英殿纂修中書臣彭元珫

象山語録卷三

宋 陸九淵 撰

厯家所謂朔虚氣盈者葢以三十日為凖朔虚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虚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為中分中即氣也

堯典所載惟命羲和一事葢人君代天理物不敢不重後世乃委之星翁厯官至於推步迎策又各執巳見以為定法其他未暇舉如唐一行所造大衍厯亦可取疑

若可以久用無差然未十年而已變是知不可不明其理也夫天左旋日月星綿右轉日夜不止豈可執一故漢唐之歷屢變本朝二百餘年歷亦十二三變聖人作易於革卦言治歷明時觀革之義其不可執一明矣

四岳舉鯀九載績用弗成而遜位之咨首及四岳兗不以舉鯀之非而疑其黨姦也比之後世罪舉主之義甚異

後生看經書須著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

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别白言之

尚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遜志小心是兩般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為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非虚言

也

惟天下之至一為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為能處天下之至危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善學者如闗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

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卻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卻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處家遇事須著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燕昭之封樂毅漢高之械繫蕭何當大利害處未免搖動此心但有深淺

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臯陶九德便有數等就中即

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幾般

古今人物同處直截是同異處直截是異然論異處極多同處却約作德便心逸日休作偽便心勞日拙作善便降之百祥作不善便降之百殃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同處甚約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

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仁自夫子發之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宜自考察

退步思量不要騖外

共工方鳩僝功與如川之方至此方字不可作且字看

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呂正字館職策直是失了眼目但非貿然亦有激而作

却不離正道

楊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尚書綱目皆具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沒春秋所以作

有所忿懥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

須是信得及乃可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捨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

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中庸言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夫子發明判然甚白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箇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著一好處便且止覺時已

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學者不自著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

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

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上說來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揺人釋氏謂之八風

七重鐵城私心也私心所隅雖思非正小兒亦有私思

心官不可曠職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魎來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即大德大德即小德發强剛毅齊莊中正皆川流也敦厚化變化

皇極之君斂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知道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

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辨便有進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而後世老師宿儒且不

能注解得分明豈其智有所不若只為當時道行道明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
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到
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
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既分為二乃掛其一於前掛别也非
置之指間也既别其一却以四揲之餘者謂之奇然後

歸之扐扐指間也故一揲之餘不四則八再揲三揲之餘亦不四則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而皆奇則四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則八八八有坤之象三揲而得兩偶一奇則四八八有艮之象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兩奇一偶則八四四有兌之象四八四有離之象四四八有巽之象故三奇為老陽三偶為老陰兩偶一奇為少陽兩奇一偶為少陰老陰老陽變少陰少陽不變分掛揲歸奇是四節故曰四營

而成易卦有六爻每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右揲著說

以上門人周清叟廉夫所録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人勇於為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為道學之說者必為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豈不可懼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為利害所動只為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為分定者能幾人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為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為利害所動

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般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為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

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為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胷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迨不聞人言語

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某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常自讀書亦見得到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是乎盡叛某之說却湊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因問伯敏云曽聞此等語否伯敏云未也先生語朱云他却未有許多閑言語且莫要壞了李敏求且聽某與他說

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為流俗所移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春秋大概是存此理原闕七字矣說春秋之繆尤甚於諸經也原闕

自下陟遐自邇却不知指何處為千里若以為今日舍私小而就廣大為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所攻兼自所謂學問者自承當不住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没奈

他何此只有兩路利欲道義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濶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為人却為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思大綱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

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禀厚者畢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别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為人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

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為人者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為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緣進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葢先入者為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

雜自主張學問却無奈何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為者有時而不能為不當為者有時乎為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已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盡述大學中語一段）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

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户其學為外不為已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户與之為敵嘵嘵滕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録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均骨肉葢某

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箇敬信處某舊曰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著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為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

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裡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别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滞

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𦕉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

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户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

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已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古者適所以為美惜乎無以此闢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

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辭所以卒至於無奈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脚蹈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曽蹈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覇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著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

之士胡文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問作文法先王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

讀蘇文可也此外别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為其所當為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尭夫詩云當鍜錬時分勁挺到磨礲處發光輝磨礲鍜錬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為所當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

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為是不當為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别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老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為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若硬把

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為不當為當為底三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嘗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

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顔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顔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胷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别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

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為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己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

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葢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材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為人不為已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

為性在人者為心此盖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為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説及初不須分别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葢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葢人之良心為斧斤所壞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不相逺惟旦晝所為梏亡不止到後來夜

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為禽獸人見真如此以為未甞有材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材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纔是心如何纔是性情與材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便是血脉貫通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章在學者尤

當求血脉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原闕七字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盖孟子當時與弟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

此只是比並北宫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内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宫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内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材焉之類皆以謂材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著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

為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為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沈溺章句何益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弦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録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録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時朱季繹楊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

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以上門人李伯敏敏求所録

象山語録卷三

象山語録卷四

學者須是弘毅小家相底得人憎小者他起你亦起他看你亦看安得寛弘沈静者一切包容因論爭名之流不濟事

因論傅聖謨無志甘與草木俱腐曰他甘得如此你還能否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因論子才不才事曰居移氣養移體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況居天下之廣居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研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此是大丈夫事么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問揚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

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諸處論學者次第只是責人不能行去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天生如伊尹之類

問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曰然楊敬仲不可説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因説辥象先不可令於外面觀人能知其底裏了外面畧

可觀驗

唐虞之同不如洙泗此語不是

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

答陛下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

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為堯為舜為禹

湯為文武血脉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

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

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

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忘其辭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賛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缺三字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

處秉笏立聽不容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從也

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却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說話難予力辨之先生曰顯道隱藏在然予於此一路亦時起疑以為人在一處理在一處後又解云只是未相合然終是疑纔聞先生說即悟得大意曰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又云只一些子重便是病

又云只一些些輕亦是病予於此深有省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得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自遠鄙倍自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

予因說道難學令人纔來理會此便是也不是何故以其便以此在胷中作病了予却能知得這些些子見識議

論作病亦能自說先生曰又添得一場閑說話一實了萬虛皆碎

尚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予舉荀子解蔽遠為蔽近為蔽輕為蔽重為蔽之類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

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謂晦庵逐事為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為

小兒態可惜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典常也憲法也皆天也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節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小心翼翼心小而道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裡做箇道理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豈不樂哉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家兄所聞考索是奴僕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始是道人心

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汲黯秉彛厚黄老學不能汩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道大豈是淺丈夫所能勝任敏道言資禀因舉君子不

謂命也一段

今且未須去理會其他且分别大小輕重

行狀貶剥賛歎人須要有道班固不如馬遷

人為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

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人不辨箇小大輕重無鑒識些〻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大事來却放下着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盖君子得之不以為驕不得不以為歉小人得以為吝敗常亂教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它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

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有智識始得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見一文字未可輕易問是如何何患不曉

守規矩孜孜持守規行矩步不妄言語

鐵劍利則倡優拙

有理會不得處沉思痛省一時間如此後來思得明時便有亨泰處

令人欠箇精專不得

人精神千種萬般夫道一而已矣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

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

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

坐得不是只勤與惰為與不為之間

人之資質不同有沈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

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

克而用功不深者

人當先理會所以為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没虛過日月

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為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情縱欲一知尊德樂道便明潔白直

商君所說帝王皆是破說

因循亦好因其事循其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竈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先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為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為慊則以知為泰今日之慊乃他日之泰

君子雖多聞博識不以此自負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箇羅網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决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汙澤

世不辨箇大小輕重既是埋没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

小

若能自立後論汲黯便是如此論論董仲舒便是如此論

自得自成自道

不倚師友載籍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悞證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事物物不放過磨攷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

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傳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輙曰此是去冊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後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你既亂道了如何更為濫觴就水裏洗土塊須是江漢

以濯之

居移氣養移體今其氣一切不好云云

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

人須是力量寛洪作主宰

習氣識見凡下奔名逐利造次

盡歡樂在其中詠歸履氷

問顔魯公又不曽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

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彜

包犧氏至黄帝方有人文以至堯舜三代今自秦一切壞了至今吾輩盡當整理

先生與李尉曼卿言今人多被科舉之習壞又舉與湯盤言風俗成敗係君子小人窮達亦係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

人無不知愛親敬兄及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其事止就被利欲昏處指出便愛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實學與後世異處在此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弟

勿無事生事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克已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

此子未釋然處

要知尊德樂道若某不知尊德樂道亦被驅將去

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亦然

邑中講說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鶻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擇善固執人舊習多少如何不固執得

知非則本心即復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子因隨衆略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

某答曰畧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畧知不得顯道每常愛說閒話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初教董元息自立収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

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

印一說方有精神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為學為道之說非是如某說只云著是而去非捨

邪而適正

有道無道之人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為道之幸不幸

皆天也

我無事時只似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温柔時自然寬裕温柔當

發强剛毅時自然發强剛毅

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為善所害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

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自家表裏内外如一

因説金谿知縣資質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與他説得大綱話大緊要處説不得何故蓋為他三四十年父兄師友之教履歴之事幾多今𦕈中自有主張了如何掇動得他須是一切掇動剗除了方得如格君亦須如此然如吏部格法如何動得他

朱濟道説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

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舉里選法便不如此如某却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于濟道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

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

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是謂不敬

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

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

某與人理會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舉徐子宜云與晦庵月餘說話都不討落着與先生說

話一句即討落着

說濟道滯形泥迹不能識人被人瞞

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係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因說舊曽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于未亂保于未危反禍為福而彼為之者不知如何為不祥

因舉許昌朝集朱吕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册月令人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于

本上有所知可畧畧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說閑話所指人病即實病因舉午間一人問北使為兩國講和先生因賛歎不用兵全得幾多生靈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讀春秋知中外上下之辨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無事優游以食亦可為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臯陶求禹言禹只舉治水所行之事外此無事禹優入聖域不是不能言然須以歸之臯陶如疑知人之類必假臯陶言之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禀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剥落又清明須是剥落得淨盡方是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只去引文牽義牽枝

引蔓牽今引古為證為靠

既無病時好讀書但莫去引起來

慥姪問乍寛乍緊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寛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後日又只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傅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

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問二兄恐不知先生學問旨脈曰固是前日亦嘗與朱濟道説須是自克卻方見得自家舊相信時亦只是虛信不是實得見

我只是不説一若説一公便愛平常看人説甚事只是隨他説卻只似箇東説西説底人我不説一楊敬仲説一嘗與敬仲説箴它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着他

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詳道如昨日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舊習又來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却只愛閙熱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為不肯不為益器有大小有大器底人自別

算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去

了然勇往底人較好算穩底人有難救者原闕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説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耳

孟子言學問之道求放心是發明當時人當時未有此說便說得孟子既說了下面更注脚便不得

今上重明節九月四日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北四拜歸精舍坐四拜問之荅曰必有所尊非有已也太守上任拜䕃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為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為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學能變化氣質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每見人一見即知其是不是後又疑其恐不然最後終不出初一見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何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人生天地間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

無一事然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某于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别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别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

觀山云佳處草木皆異無俗物觀此亦可知學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豈可輕人字又豈可輕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之類非儒說

因提宫昨晚所論事只是勝心風平浪靜時都不如此

先生說數說揲蓍云蓍法後人皆誤了吾得之矣

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僧持世

有歷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為物役矣

問嘗舉柳文乎歟邪之類說乎歟是疑又是贊嘆不亦說乎是贊嘆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是贊嘆孟子杞柳章一歟一也皆疑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為他中虛

無事被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過不及有兩種人胷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凝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槐云着意重便驚疑答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優裕寛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即存少思慮亦不正

重滯者難得輕清刋了又重須是久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

黄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其資與其所習似不然今却如此非學力而何

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發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于真實又如何

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蓍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蓍

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

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

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年來為不了事底方習得稍

不喜見退淡底人只一向起發他

某從來不尚人起爐作竈多尚平

因見衆人所爲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爲非不以爲是有二三年不説破者如此不爲則已一爲必中此雖非中然與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懸絶于事則如此多不爲至于文章必某自爲之文章豈有太過人只是得箇恰好他人未有倫叙便做得好只是偶然又云文章要煆煉

詩小序觧詩者所爲天下蕩蕩乃因蕩蕩上帝序此尤謬可見者

曾參高柴漆雕開之徒是不及之好者曾皙是過之好者師過商不及是過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義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志難說此與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善不厭關雎鵲巢皆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無

志便不好善樂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于樂正子

因曾見一大鷄凝然自重不與小鷄同因得關雎之意雎鳩在河之洲幽閑自重以此興君子美人如此之美

文以理為主荀子與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馴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脈教是條目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皐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未自養者

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繩檢于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偽

韓文有作文蹊徑尚書亦然無不如此

後生精讀古書文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看讀周官考工記又云後生好看繫辭皆贊嘆聖人作易

後生好看子虛上林賦皆以字數多後來好工夫不及此

文纔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句不謂之偷使

學者不可翻然即改是私意此不長進

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松石不如此胡亂做

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人生天地間如何不植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因問黎師侯詩不是理明義精只是揩磨得之所以不能言與人曰此便是平生愛圖度樣子只是他不能言你又豈知得他是如此

定夫抶一物不放胡做

荆公求必他人不必求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之

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為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又無事尚觧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謹致念大凡多隨資禀一致思便能出

因說詳道舊問云心都起了不知如何在求道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今人之性命只在事
藝末上彭世昌云只是不識輕重大小先生笑曰打入
孝家牛隊裏去了因吳顯道與諸公說風水
禪家話頭不說破之類後世之謬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
精讀書著精求警語處凡事皆然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
要曉此意是為公不是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説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内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輕自然靈

大凡文字纔高超然底多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穩文整底識論見識低却以古人高文拔之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日用

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人亦不可謂令要將些子意思獎他怒一小人亦不可謂令要將些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獎即獎當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為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有摧抑有擯挫

韓文章多見于墓誌祭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柳祭呂化光文章妙

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闢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人欲起不肖破敗意必先借此

二者發之甚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故小年時皆無侶戲不破指爪長後十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天下多事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開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截然無議論詞說蹊徑一說以一節就說不是此事極分明若遲疑則猶未

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耻與晦菴書不是須是直湊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着就實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

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莫看先生長者他老練但只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管仲學老子亦然

老衰而後佛入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似好心却不好

老氏見周衰名勝故專攻此處而申其說亡羊一也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指顯仲剩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因看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即敗獅子捉象捉兎皆用全

力
其發若機括且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勢阻則謀計得則斷先生舊嘗作小經云意似莊子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荅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之說

所以不答以上包揚顯道所錄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何為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于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

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讀人讀書不知此後睐有甚事

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

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為說存養一節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見今之讀談經者乎歷叙數十家之旨而以已見終之開闢反覆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

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輟錄他日亦可自驗以上門人詹阜民子南所錄

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昔嘗先生來自金邑率僚友講道于白鹿洞發明君子

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之旨且喻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說一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間豈不嚴乎茍不切己觀省與聖賢之書背馳則雖有此文特紙上之陳言耳括蒼高先生有言曰先生之文如黃鍾大吕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祕其可不傳耶

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不至于道孔子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

却疑孔子未必然之故復有非與之問顔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但是一義皆主不忘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義

人道敏政言果能盡人道則政必敏矣

洪範有猷是知道者有爲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

者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三德六德九德是通計其德多少三德可以為大夫六德可以為諸侯九德可以王天下翕受即是九德咸事敷施乃大施於天下

履德之基是人心貪慾恣縱履卦之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志既定則各安其分方得尊德樂道謙德之柄謂柔習深重則物我之心熾然謙始能受人以虛而有入德之道矣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惟金火易位謂金在火鄉火在金鄉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二會生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謂一與一為二一與二為三一與三為四一與四為五一與五為六五者數之祖既見五則變矣二與五為七三與五為八四與五為九九復變而為一卦陰著陽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終萬

物始萬物而不與乃是陰事將終陽事復始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道何嘗有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孟子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

獨漢武帝不用黃老於用人尚可與

湯放桀武王伐紂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義孔

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

王沂公曾論丁謂似出私意然志在退小人其脉則正矣迹雖如此於心何媿焉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在外此心在内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蓍用七少陽也卦用八少陰也少陽少陰變化用之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道

即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有已則忘理明理則忘已艮其背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已與人參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在明明德在親明皆主於在止於至善

皐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四岳畢丹朱舉鯀等於知人之明雖有不足畢竟有德故堯欲遜位之時必首曰汝能庸命遜朕位

臯陶明道故歷述知人之事孟子曰我知言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時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趨向别有規模别有形迹

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為之陷溺為之舊窠説即是邪説見即邪見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散也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繫辭卦有大小陰小陽大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雖詭怪闔闢然實有此理

且亦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有不可易之理故也

言凶者正勝者也易使人趨吉避凶人之所爲當正而勝凶也

必也使無訟乎至明然後知人情物理使民無訟之義如此天理人欲之私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静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

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所措足之地也無所措手足之義可坐而致也是疑辭與邪字同義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

𣂷之類如學為士者必能作文隨其才雖有工拙然亦各極其至而已

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說亦須有手勢必使其

人去災害解大病灑然豁然若沈痾之去體而濯清風也若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杜撰名目使之持循是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緣理明義精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著察仰以觀象於天及萬物之宜惟聖者然後察之如此其精

孔門高弟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以敏達捷洽才智慧巧論之安

能望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也哉惟其質實誠
樸所以去道不遠如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最
是樸實孔子不答以其默當於心此外可無言耳
君子之道費而隱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
則有分限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
未嘗與道相離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蓋天之不能盡
地地所以為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自形而上者言之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謂之器天

地亦是罷其生覆形載必有理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行到矣顔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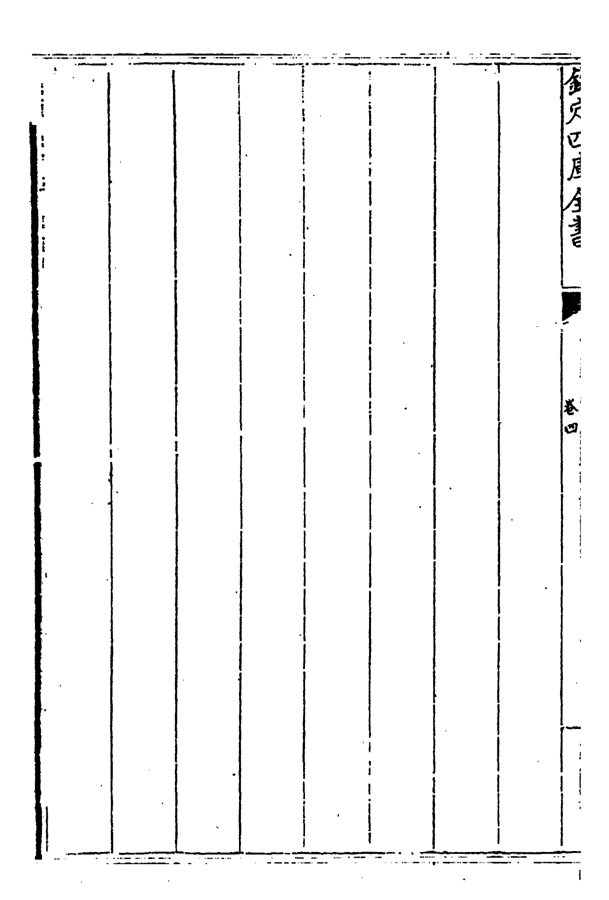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爾殊也

漢唐近道者趙充國黄憲楊綰段秀實顔真卿

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子貢子游所編亦有可攷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問一章則載曾子

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其繼孔子而推尊者此二

人耳原闕



此皆是賛易之妙用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泛言天地萬物皆具此陰陽也繼之者善也乃獨歸之於人成之者性也又復歸之於天天命之謂性也

切磋之道有受得盡言者有受不得者彼有顯過大惡苟非能受盡言之人不必件件指摘它反無生意王道蕩蕩平平無所偏倚伯夷伊尹栁下恵聖則聖矣終未底於蕩蕩平平之域

重卦而為六十四分三才初二地也初地下二地上三

四人也三人下四人上五六天也五天下六天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先儒謂屯之初九如高貴鄉公得之矣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非發之人不以告於蒙者也為蒙者未能專意相向乃至再三以相試探如禪家云盜法之人終不成罷一有此意則志不相應是自瀆亂雖與之言終不通解與不告同也

八卦之中惟乾坤坎離不變倒而觀之亦是此卦外四

卦則不然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似
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瞍命安在哉故舜
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此而驗
元吉自謂智昧而心掚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
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說內
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此皆己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
遇一精識便被他胡言亂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

自勉哉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顔子仰高鑚堅之時乃知枝葉之堅高者也畢竟只是枝葉學問於大本既正而萬微不可不察
規矩嚴整為助不少以上黄元吉荆州日録

象山語録卷四